

〈前言〉

巴黎一直以來都閃耀著一種特別的光茫，是一顆第一崇高的星星，明亮之都-巴黎無可抗拒地吸引著所有的藝術家，他們就像蝴蝶，經常在此地焚燬翅膀，所有的陳腔濫詞讓照耀全世界的自由女神的形象多元化，但是彩色石印版畫和鏡子一樣不會撒謊，即使它們顛倒事實：首都正是革命、爭論和創作的地點，當然還有自由，以自己方式生活的自由、依據自己喜好創作的自由，正是這個舞台，藝術可以、也應該在這裡誕生，這個舞台滋養藝術，接著，輪到藝術滋養它。

長久以來，就是如此，弗朗索·維隆-這個有都市意義的名字，老早就說過「巴黎就是一張厲嘴」：巴黎，您知道的，「龐圖瓦茲鎮」…厲嘴，意即好口才，正是就個字眼，悅耳的語句、尖銳的挖苦、刻薄的反駁、形象化的語調、粗俗的用語和奇特的想法，即使是時機淒涼。

北上巴黎

這不僅是看著地圖說北「上」巴黎，就像所有南部人和中部人所說的，這也是攀上社會的階梯，並且往成功邁進。除了幾個頑固的區域，像是密史脫拉

(Mistral)，他們不想離開他們肥沃的土地，而巴黎就把他們視為地方主義者，作為報復，大部分的法國作家都沒有停止「征服」巴黎這個首都，傳統上，文學在這裡產生，也在這裡鬆綁，指的就是出版、評論和讀者大眾，這三者比較能避開對作詞或是作詩這種微弱願望的漠不關心，而較避免不了盛行在外省的這份厭倦，太長一段時間以來，外省的文化對地區性的博學、過去的身價感到滿足，人們希望這段過去能永恆，他們也對於頑固拒絕將現代化理念引進到內心感到滿意，他的鄰居們太清楚，外省的诗人就象一隻藍色的烏鴉，會讓人用手指指點點，因為這種排斥，詩人寧可冒險迷失在首都的人群中，至少在這裡，奇特不會讓任何人感到詭異，在這裡，新穎是一般的尺度，在這裡，好奇讓他產生懷疑。

巴黎鄉巴佬

這是阿哈貢一本美麗著作的動人標題，和「多瑙河的鄉巴佬」有同樣意義，這是超現實畫家的參觀證，諸如來自羅馬尼亞的賈克·艾羅爾 (Jacques Hérold)，也是來自中歐、伊比利半島、南美洲或是某個受控非洲的外國人的參觀證，這一次他逃過周遭的不諒解和政府當局的指責。

巴黎會成為藝術和文學的國際首都，只因為它懂得接納知識份子的移民，這些從自己的國家被驅逐、被迫和自己的種族切斷、被剝奪表達自由的人，而且這些人在這裡和自己的同胞重逢，他們將僑民聚集，組成會為集體喜好和個人想法發聲的群體，例如，就是有這些外國人才有蒙帕那斯，全世界公民的國際會和處，新藝術的實驗中心 (馬克斯·賈克布這樣說過)，也就是永遠在更新的意思。

這是一種錯覺：保守的巴黎只有在認清他們的藝術價值後，才會接待藝術家，根

◎在巴黎，文學家帶路◎

出版社：山岳 定價：320 元 團訂另有優惠，歡迎來電 02-2708-5875

據相當庸俗的標準，就是將藝術品價值化，將藝術品當作商品，而且藐視藝術家，把他視為一個有特別技藝的工人，但是這也是事實：雜食性的巴黎，津津有味地品嚐才子、才華詩人和天才畫家這些甜食。